



## 至爱亲情

爷爷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温暖的大手握住树干,轻轻一晃,刹那间,细碎的花瓣如雨点般纷纷落下,落在了我的发梢,也落在了爷爷满是皱纹的笑容里。

## 那棵桂花树

我从记事起,记忆中便有一抹挥之不去的淡黄,伴随着沁人心脾的清香,以及爷爷那充满慈爱的呼唤声。那棵扎根在老家院子里的桂花树,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金色光景。可如今,桂花香依旧在秋风中萦绕,爷爷的声音却已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,再也捕捉不到。

我,想爷爷了!

每当我看到关于亲情的文字,或是路遇蹒跚独行的老人,我的思绪就会飘向远方。我会对着一簇簇细碎的桂花出神,在脑海里一遍遍复刻爷爷陪我的每一幕……

记忆里,那棵桂花树总是格外高大。每年金秋,重重叠叠的绿叶间便会冒出万千“碎金”。那时我年纪小,总爱在树下撒欢。爷爷怕我磕着碰着,会放下手中的农活,笑眯眯地坐在藤椅上守着我。

我记得,每当桂花盛开最浓烈的时候,爷爷总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块巨大的床单,小心翼翼地铺在树下。他牵着我的手,轻声说:“玥玥宝贝,咱们来‘摇桂花雨’喽!”爷爷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温暖的大手握住树干,轻轻一晃,刹那间,细碎的花瓣如雨点般纷纷落下,落在了我的发梢,也落在了爷爷满是皱纹的笑容里。我兴奋地在“雨”中转圈,爷爷则拍打着身上的落花,眼神里全是宠溺:“慢点,别摔了,这些花儿留着给你做桂花糕吃。”

那时候的我,最像的就是爷爷亲手做的桂花糕。爷爷会把收集起来的桂花仔细挑拣、清洗、晒干,再拌上清甜的蜂蜜。在灶台升起的袅袅烟雾中,爷爷耐心等待着糯米的蜕变。当热气腾腾的桂花糕出锅时,他总是先切下最软糯的一块,吹凉了喂到我嘴边。那丝丝入扣的甜味和清幽的花香,成了我童年里最珍贵的味觉记忆。

不仅是吃食,哪怕是冬日寒风凛冽,只要我喊一声冷,爷爷就会把我那双冰凉的小手揣进他厚实的大袄里。他会指着那棵掉光了花的桂花树告诉我:“玥玥宝贝,你看!桂花树在睡觉呢,等它睡醒了,就要给你开花、做糕点啦!”

爷爷,我想您了!

现在的您,在那边过得还好吗?您在那边一定会种一棵桂花树吧!中秋的月亮真圆,您还记得吗?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树下赏月吧。您,想家了吗?我和爸爸妈妈都想您了!

可是,您为什么要走啊?那漆黑的夜晚,每次回家,您都说让我好好学习,可是爷爷,现在的我已经名列前茅,我兑现了对您的承诺,您为什么不睁眼看看您的孙女呢?哪怕只是一眼,我也想告诉您我有多努力!

现在小区的枫叶灿烂如霞,一丛又一丛野花也悄然盛开,微风拂过脸颊,混杂着一丝微凉和熟悉的泥土香,那是您在寻找我吗?那味道我太熟悉了!

老家的那棵桂花树依旧年年飘落,它们依旧执着地把清香给予路人,与清风共舞。而我,只能在每一个花香浮动的黄昏,闭上眼,在记忆的深处重温那场永不谢幕的“桂花雨”,去寻找那个永远坐在树下,等我回家的老人。

爷爷,我想您了!

盐城京师实验学校初一(18)班 奚江玥

## 社会观察

这城像一本翻开的书,新印的彩页固然鲜亮,可真正让人感到亲切的,却是纸页间年深日久的、微微湿润的气息。这气息,你得在这里住下来,慢慢地将日子过进去,才能闻得真切。

## 盐城偶拾

盐城的天,总带着些湿润的意味,空气里能拧出三分潮气,两分盐味,剩下五分,大概是晒足了日头的棉布被子味儿,蓬松得叫人想一头栽进去。

同室的袁,是南通人,精细得很。某日课后,他掸了掸衣裳下摆,说:“总该去看看你们盐城的‘客厅’。”他说的“客厅”,便是聚龙湖。我蹬上那辆吱呀作响的二手自行车,驮着他去了。

湖确乎是体面的。水被修得齐整,一圈儿是光洁的石岸,散步的人,推婴儿车的人,牵小狗的人,都悠闲。几丛芦苇倒是野生的,瘦伶伶地立在湖边,穗子灰扑扑的,与不远处那晶莹剔透的电视塔对着,怪有意思的——像位青布长衫的老先生,误入了西装革履的宴会,却也不窘,自顾自地站着。袁忙着寻角度拍照,说要“构图”。我却爱看那水边的钓者,在小马扎上坐着,半天不动,仿佛也是芦苇的一种。他们不关心身后那些晃动的、鲜亮的影子,只盯着水面那一点浮子,那神情,倒比这湖本身还要静些。

真正的盐城味,不在这些崭新的“客厅”,得往巷子里钻,往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旧街走。一日清早,我被本地同学邱喊醒:“走,带你‘过早’去。”他说的“过早”,是城西北一片老地界。路是旧的,两旁的梧桐枝叶快挨上了。寻着一处不起眼的老铺,木招牌被油烟熏得乌亮。邱熟门熟路:“两碗鱼汤面,一笼蒸饺。”面端上来,汤是牛乳般的白,浓稠稠的,飘着碧绿的蒜叶。面条浸在汤里,吸足了鲜气。邱凑近碗边,吹一口气,也不抬头:“你尝尝这个,比什么‘网红’点心实在。”那汤一入口,一股温厚的鲜便顺着喉咙滑下去,暖意从胃里慢慢漾开,浑身毛孔都舒坦了。铺子外头,有拖着买菜小车的老人慢悠悠地过,车轱辘轧着青石板,咕噜咕噜响。这光景,这滋味,是盐城人过了几十年的,妥帖,安稳。

后来,我独自骑车往南,去看过“新弄里”。名字起得俏皮,地方也时髦,红砖墙上爬着绿藤,书店、咖啡馆、小酒馆,一家挨一家。下午时分,露天座上坐着些年轻人,对着电脑,低声说话。我进入一家旧书店,翻书,竟在一本几十年前的县志里,读到我们学校前身“盐城初级职业中学”的记载,说校址原在东门外,四周多河塘,学生常于课余摸螺蛳。我不禁笑出声,原来我们这些穿着运动鞋、刷着手机的后生,与那些卷着裤腿、在河塘里摸索的前辈,竟有这样的牵连。这书页间的尘土气,与窗外飘来的咖啡香混在一处,倒也不觉得冲突。

自然也随大流去看过丹顶鹤。在保护区,远远地,只见水泊映着天,芦花白茫茫一片。鹤是有的,一两只,立在浅水处,颈细长,姿态是说不出的清傲。风吹过来,芦荡起伏,像一片灰白的海。那一刻很静,人声、车声都远了。忽而想起古称“瓢城”的盐城,形状似瓢,聚水,也聚盐,聚着这千百年来碱土里生发出的、既朴拙又轻盈的生灵。那鹤仰起头,鸣叫了一声,空灵灵的,穿过整个下午的空气,落到我心里去了。

回到学校,天已擦黑,宿舍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,暖黄的一片。食堂那边飘来熟悉的饭菜气。袁正修他那日在聚龙湖拍的照片,转头问我:“你们盐城,到底哪里最好?”

我想了想,说不上来,哪里最好呢?是那碗稠得能粘住筷子的鱼汤面?是旧书里那一行关于摸螺蛳的记载?还是湿地深处那一声不经意的鹤鸣?或许都是,又或许都不是。这城像一本翻开的书,新印的彩页固然鲜亮,可真正让人感到亲切的,却是纸页间年深日久的、微微湿润的气息。这气息,你得在这里住下来,慢慢地将日子过进去,才能闻得真切。

窗外,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,淡淡的。风里海腥气又重了些,怕是要落雨了。明天早课是微积分,得预备。这寻常的日子,才是盐城给我最实在的“打卡处”吧。

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人力资源2516班 郑凯文

## 亲身体验

## 鸡蛋饼

小时候放学,每隔几天,就要缠着母亲买一个鸡蛋饼。坐在电瓶车后座,手里捧着热乎乎、有些烫手的鸡蛋饼,是一件极幸福的事。这种幸福不只源于美味,还来自期待的满足,一天学上下来的放松,以及即将归家的喜悦。后来,到南京读大学,才发觉外地没有“鸡蛋饼”的说法,大家叫“鸡蛋灌饼”。一字之隔,隔开了两种类似的食物,也隔开了故土与他乡。

据说盐城鸡蛋饼历史并不长。学校门口、菜场旁边,一架小推车,上面搁块圆铁板,旁边摆一桶油、一盆面糊、一筐鸡蛋,加上葱花、香菜、榨菜丁、甜面酱——这就是全部家当。早晨固然有卖的,但我印象更深的是傍晚放学。太阳斜斜地照在校门口的香樟树上,我们背着书包蜂拥出来,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摊位前总围着一圈学生,叽叽喳喳地,伸长脖子往铁板上瞧。摊主阿姨倒是不慌不忙,手里的“竹蜻蜓”转得稳稳当当。

高中时,校门口阿姨戴一副蓝布袖套,头发用夹子别得齐齐整整。每天放学后,她准时把车推到巷子口。只见她舀一勺面糊,用那把竹制的“T”形摊具,手腕轻轻一转,面糊便在铁板上均匀地摊开了,不快不慢,圆圆满满。我总爱看这一下,就那么一旋,好像把一天的疲惫都旋得烟消云散了。面糊刚定型,她迅速磕一个鸡蛋上去,再用“竹蜻蜓”把蛋液抹匀。蛋白和蛋黄渐渐凝在饼面上,金黄金黄,嫩得很。趁蛋液没完全凝结,撒上葱花、黑芝麻、榨菜丁,香味便“腾”地起来了。我们刚从教室里出来,嗅觉格外灵敏,那股香气一飘过来,腿就跟灌了铅似的,走不动了。

然后翻面,抹上甜面酱或辣椒酱。那酱是她自己熬的,稠稠的、亮亮的,刷到饼上,便渗进饼皮的每一个小孔里去了。最后加馅料:火腿肠是最基本的,一分为二,在铁板边上略烤一下,微微焦黄时夹入饼中。还可以加里脊肉、海带丝、土豆丝。两边饼皮对折,从下往上卷起,用小袋子一装,外面包一层纸防烫,一个鼓鼓囊囊的鸡蛋饼便成了。

鸡蛋饼最要紧的是趁热吃。第一口下去,牙齿穿过饼皮,触到鸡蛋的嫩滑,触到火腿肠的焦香,触到榨菜丁的爽脆,触到酱料的咸甜微辣——各种滋味一层一层漾开,好吃极了。酱是灵魂,甜面酱绵柔,辣酱鲜香,两样调在一起叫“两掺”,甜中有辣,最是用。初中同学小邵,每次周五傍晚都要加一串里脊、一份海带丝、一根火腿肠,把饼撑得圆滚滚的,吃时嘴边全是酱料。我们笑他吃相难看,他只憨憨地笑:“放假了嘛,就是要吃个够!”

去年暑假回盐城,特意去了高中门口那条街。到的时候正是放学时分,学生们三三两两从校门里涌出来,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。阿姨还在,煤气灶好像换了新的,人没变,只是头发白了些。轮到我了:“阿姨,来个鸡蛋饼。”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手里的“竹蜻蜓”一转,圆圆满满。“加什么?”“一根王中王,加里脊,多放酱,不要辣。”她忽然笑了:“我好像认得你——你是不是以前老来吃的那个学生?”我说是。她把饼卷好递过来:“趁热吃。”

我咬了一口。饼皮很软,酱很甜,火腿肠的香气一下子就涌上来了,还是那个味道。旁边几个穿校服的孩子也围在摊前,叽叽喳喳地讨论加什么菜,脸上是那种放学的快乐。我忽然觉得,时光好像没有走过。

时间可以改变很多:学校翻新了,街道拓宽了,我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学生。但鸡蛋饼的味道没变,它还在那里,在盐城的每一个黄昏,在放学铃声响起之后,在每个普通人回家的路上。这大概就是“地方小吃”最温馨的注脚——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,只在寻常的米面油盐里,藏着寻常人对生活那份温热的热爱,生生不息。

食毕,归去。夕阳西沉,把整条街染成了橘黄色。每个摊位前都冒着热气。盐城的傍晚,日复一日,大概如此。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
23级汉语言文学  
(师范)2班 顾德丰

